



one poison

named
success

有一种毒药 叫“成功”

赵翼如 著

母亲节，一个公认的好妈妈，写下“病了的母爱”。

成功，就像那枚小小的“魔戒”，让妈妈们毒品上瘾一般痴迷。

这是吸毒妈妈的沉痛告白：“别以成功的名义，给孩子下毒！”

这是爱的错位——疼孩子的妈妈，不知孩子哪儿疼；扎堆喊疼的孩子，带着来历不明的受伤，把痛感传染给妈妈；妈妈心里说不出的痛，又加剧了孩子的疼。

疼痛处，切开了多少家庭的伤口？

赫尔岑一句名言：我们不是医生，是疾病。

此书是关于母爱的“病相报告”。

今天缺少的，不是中国虎妈，而是更多的正常母亲。



有一 种 毒 药 叫 『 成 功 』

赵翼如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一种毒药叫“成功” /赵翼如著.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
(知性妈妈丛书)
ISBN 978-7-5651-0400-8/G · 1625

I. ①有… II. ①赵… III. ①家庭教育
IV. ①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9382 号

书 名 有一种毒药叫“成功”
著 者 赵翼如
责任编辑 杨真真 戴联荣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4
字 数 178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651-0400-8/G · 1625
定 价 19.00 元

出 版 人 闻玉银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目 录

自序:病了的母爱	1
第一章 救孩子 先救妈自己	11
受害母亲的担当:凶手也是妈妈的孩子	13
成功妈妈的失落:回不去了童年	22
质疑“中国虎妈”:每个孩子都应有尊严	29
哈佛女人的妥协:重要的是聆听生命	37
放鸭妈妈的从容:孩子身上兜满阳光	44
吸毒妈妈的呼号:戒毒一样戒“成功”	53
单身妈妈的隐痛:过密浓荫下,只长弱草	58
准妈妈忏悔录:面对生命的“陪审团”	67
老派女人的淡定:把生活欠下的,交给美去完成 ...	72
妈妈聊天室私语	80
第二章 尊重独立个体的“自转”.....	91
行走中的问号	93
儿子又找了一个妈	100
妈妈的“监控器”	112
丢失母亲的“火孩子”	120



从战车上“出逃”	128
头撞南墙 从“心”出发	138
孩子的公开情书	147
与“魔兽”共度良宵	157
安于边缘姿态	164
第三章 倾听生命流水的声音	173
痛着成长	175
90后的一篇日志	185
那只伸向夜空的小手	192
回访“从前”	203
“一场重建身份的战争”	223
快乐高于成功	235
第四章 身处“卑微” 不失尊严	243
家有平常儿	245
半高处看世界	254
那些不结果实的叶子	263
当妈的“设圈”	272
百宝箱错当垃圾盒	283
悄然而至的分别	294
来路与去向	312
回归正常 回到平常	327



自序：病了的母爱

英国某家报纸给读者出了个讨论题：这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

结果最简短的，是作家切斯特顿平静的回答——

“亲爱的先生们：在我。”

就这几个字。

一针扎准了痛穴。

今年两会期间，一个小学生提交给全国人大代表一封公开信：《我没有童年》。

在一片对“外因”的讨伐声中，我周围却有一拨妈妈，以敢让自己触礁的勇气，站出来——

“对不起孩子们：在我。”

“在自己满心以为是理直气壮跟鼠疫作斗争的岁月里，忽然发现自己就是鼠疫患者。”加缪的《鼠疫》，是一个人类存在的隐喻。

我垂泪鼓掌。



中国的文化里，缺乏足够的自省力。如果一切都是体制之过，那么，构建这体制的人到哪里去了？

对童年的亏欠，谁来说一声“对不起”？

假如每个妈妈都意识到问题“在我”，那么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这个母亲节，一个公认的好妈妈，在写“病了的母爱”。

(一)

不用说，天底下最疼孩子的是妈妈。可今天的妈妈，知道孩子哪儿疼吗？

忽然听见孩子们背地里扎堆喊“疼”——

“父母皆祸害”——是某个网络论坛发出的痛陈之声。参与这个论坛的孩子，一下子冒出来好几万！

“没有妈妈不疼孩子的？这是世上无数谎言中的NO. 1(第一号)。”

“妈妈疼我，我不愿做的事她用爱来逼我做……”

“妈妈那也叫爱呀，那……那分明是要把我淹没！”

“我每天活得一惊一惊的。分数一来一惊，没上前几名一惊……我说分数才是妈妈的孩子。”

“有一种来历不明的受伤，我们带着来自妈妈的伤害长大。”



一幅题为《母爱》的漫画：妈妈伸出手臂抱住孩子，怎么爱他都不够，干脆化身千手观音——无数臂膀环绕起爱的暖兜。孩子如同掉进蛛网，挣扎不得。

病了吗，母爱？

母爱，本应是温暖传递的一环。

从前说起母爱，人们容易想到棉花。领受布衣的柔软，感觉棉被的慈祥。你会看见门口遮荫的老树，灶里烧煮的南瓜。母爱，把人安顿得很暖很平和。

从前的妈妈，像一个自然形成的村落，有植物的滋润气息，鲜亮、清香。檐下一兜兰草、木盆、农具……萝卜青菜也好，歪瓜裂枣也罢，都是大地的孩子，一个也不会被忽略。可城市化的进程，把村落变成了大厦。妈妈住到楼里，空旷的客厅，水晶吊灯缺少温度。院子的栅栏，围着些奇花异树。角落里，有防盗的冷兵器。像无名草木消失了一般。

对普通车前草的漠视令人吃惊。

如今母爱的流行模式之一，是横刀立马的“中国虎妈”，举着女儿第一的记分牌。

听听那特别火爆的“虎妈育儿经”：

看来我还是应提着我的枪！不准参加玩伴聚会；不准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每门功课不能低于 A；不准选择喜欢的课外活动……

我悚然无言。



爱默生说过，成功，如流感一样，是一种侵袭所有体质的疾病。

病了的母爱，感染了一种“病毒”——迷失于数字化的伪成功。

忘记了数字背后的孩子，忘记了一——你的孩子只有一个童年。

2000 元的投入，10 分的“产出”(考试分数)。妈妈在超越孩子天性方面进行着过度投资。

子女教育成了被开发商品，孩子也陷入了这种商品贸易。

的确，有些妈妈，把一个成功的孩子，视作投资的回报。

病了的母爱，有火烧火燎的倾向，对孩子过度介入的趋势。妈妈在分数竞争中奋力参与，脚步是匆忙的，目光是焦虑的，身影是慌张的。很有点刹不住车似的失控感，好像一松手就出局了……

据一项调查显示，现在百分之三十的妈妈，将自我价值建立在孩子的成败上。

比如“直升机”妈妈——一种新类型的母爱：妈妈像直升机一样，时刻在孩子周围盘旋。通常“头上顶雷脚下带火，功架到位身手利索”，会突然从空中俯冲而下，解决孩子的问题。

还有所谓“护墙型”妈妈，“套娃式”妈妈，“女巫型”



妈妈……

(二)

“祸害”一词，同样触疼了许多妈妈。孩子感觉到疼，妈妈却弄不清疼的来处。

这是一个疼痛的“链接”——

妈妈也感觉到难以躲避、不肯间断的疼，真说不清，有多少伤疤纵横在心。孩子或许是你最大的快乐之源，也可能成为你最大的疼痛之根。

对妈妈来说，孩子的生存前景和生命需要之间太难平衡。

中国很少有人知道，美国现在最具特色的高等学府，有着世界上最破旧的学校大门。门槛却比哈佛、耶鲁大学还高——这就是“深泉学院”。

我儿子学校有个同学，最近打算放弃哈佛、耶鲁大学，去这个优秀学生的乌托邦。

瓦尔登湖边，似乎出现了新一代的梭罗。

“深泉学院”的创办人卢西恩认为：物质世界充满罪恶，真正的人要倾听荒漠。沙漠有一种深沉的人格，如果你专注地侧耳倾听，就能捕捉到它的声音；如果你正为物质奔忙争斗，那么就听不到。

其办学宗旨是：“劳动，学习，自我管理。”在一个上



千公顷、与世隔绝的牧场上，耕种和放牧两年。

参与牛的生命循环相当精彩，布拉斯德尔说。从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来讲，你同时也进行了自己的生命循环。

是参与生命循环，不是比拼分数；是喂牛种地，不是仅仅做题。

重要的，是看到分数后面，生命的根状体系健康生长。

“深泉”之水，是否能给高烧不止的“成功”热病降温？

而以分数来衡量成功的单一标准，很容易忽略孩子的心灵成长——那种施予爱和同情他人的能力，对美和快乐传递的能力……而这一切才构筑了成功的精神维度！

(三)

那次和央视某女主持人一夜长谈，问及她可打算要孩子，她竟然脱口道：这年头哪敢要孩子？不是说养不起，而是——你扛得起一个生命的成长之疼吗？世界从来没像今天这么多变，妈妈从来也没像今天这么难当！

被称为“世界第一女记者”的法拉奇，“穿梭于人类



敌对行为的硝烟之间”，几乎成了勇敢与正义的象征，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顿时变得十分脆弱，“仿佛一颗子弹击中了我，我向自己提出了这样可怕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一天你会带着责备冲我哭喊：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怎么知道把你遗弃会不会更好？”

另一位女诗人这样呼应：成为母亲的时刻是女人俯视深渊的时刻……要是真的负责就别轻易让生命来到世界上……你让我生下来，你让我与不幸构成这世界可怕的双胞胎……

一位很强悍的女老板也感慨：世界上最难的工程，是带孩子。

希拉里干脆引用一句非洲谚语：养育一个孩子，要举全村之力。

她说如果你想在美国任何地方打开愧疚的闸门，那就谈孩子教育吧，这话题能把我们很多矛盾的感情引发出来。

我亲历过一个失败母亲的极度失望，在求助的漫长过程中，明白了得病的不只是孩子，更是妈妈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身的黑夜。早就有人指出了“我们身上的鬼”，那就是“人在人上”。

细观妈妈们的内心，大都有“鬼”：太渴望孩子成功。这本来也正常，该质疑的是成功的定义，仅仅是高



分、高薪、高人一头吗？

据称，现代社会有三颗毒药，其中之一是“成功学”。

某些“祸害”，是不是这“鬼”闹的？

成功学大行其道，病了的母爱，是不是隐形推手？

记得有一天，和我斗气的儿子扔过来一句话，硬梆梆地砸疼了我：

听说过吗？有一种毒药叫成功！

毒药？

毒着呢，它逼你交出整个童年。

难道你不想成功？

假如我对自由的向往，超过对成功的渴望呢？

成功了才有更大自由度呀。

假如我只是一辆自行车，你为什么指望我成为一列火车？与其变成气喘吁吁的火车，还不如做慢慢滑行的单车，至少我是快乐的。

如今一些女孩，不是“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吗？

嗨！成功是人一辈子的毒，戒也是难的。我单车单骑可以吧，自己运送自己可以吧。都做人上人，谁做人中人？

我后脖一阵发凉。

让我来讲故事——妈妈心里的“鬼故事”；孩子压力大出逃的故事；来自墓地的故事；拒绝出生的故事；



疼痛的故事；渴望的故事。让我讲述身边非虚构的“吸毒”故事，家庭内战的故事……

我惊讶于卡夫卡的洞见：以睿智的目光重新打量生活道路，可看到最坏的事情，并非识破显而易见的恶行，而是看穿那些曾经认为是善的行为。

眼前闪过市场热销的《成功学》、《名人堂》、《创智赢家》……哈佛大学的财政部长算了另一笔帐：如果要用市场营销的方式让孩子在小、中、大学等都取得名次，可太不简单。如此下来，就是经销他们的灵魂，这会摧毁他们整个人生的意义。

由此看到孩子内心的艰难处境。那疼，不是踢球受伤的疼，而是他们目光中的硬，身体上的紧，童年的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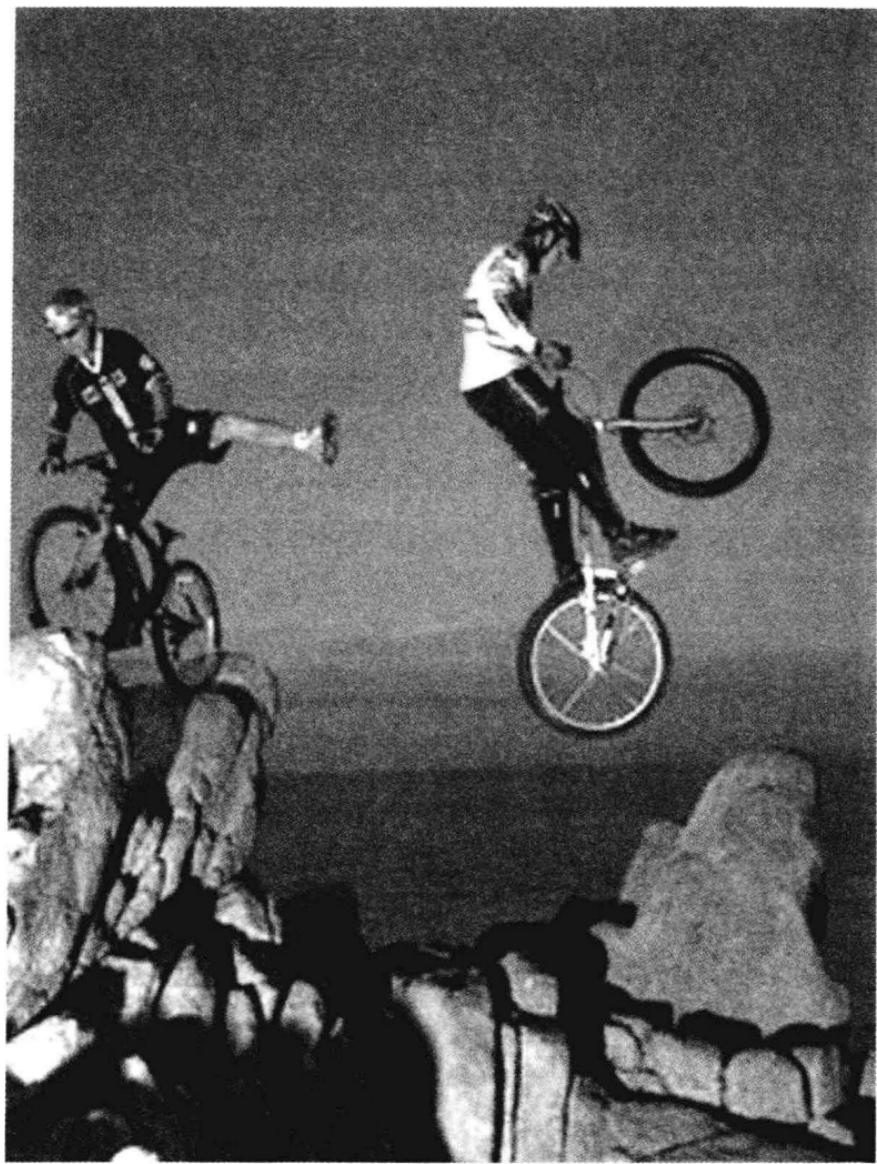
史铁生一再说到心魂的黑夜：写作……是探访心魂的黑夜。

真正的拷问，在于能否撕开自身黑夜，承认心里有“鬼”，并对孩子说出生命真相。

今天缺少的，不是虎妈，而是更多的正常母亲。

此书则是一份关于母爱的“病相报告”。

假如有妈妈从这里得到一点警示，也算切开隐秘伤口的我，疼得还值。



第一章 救孩子 先救妈自己

